

电视连续剧

朱瑞将军

编剧 朱本卓 王驰涛 郑重

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印

1996年10月1日



剧 目

- 第一集 羊娃子的呼唤..... (4)
- 第二集 骚动的关东 (21)
- 第三集 白山黑水的歌声 (39)
- 第四集 大树百丈根 (55)
- 第五集 雪是热的 (72)
- 第六集 他站在黑土地上 (89)

剧中主要人物

(出场为序)

朱 瑞
羊娃子
邱创成
匡裕民
周恩来
毛泽东
小 王
杨大中
黄登保
宋承志
张志毅
朱瑞麟
贾文先
朱 光
潘彩琴
朱 德
彭德怀
亚 娅

马利诺夫斯基
卡夫东
林 彪
季中权
日本女人
毛鹏云
杜聿明
彭 真
陈 云
小老头
赵寡妇
林俊一郎
刘部长
小淮北
林 枫
韩先楚
罗舜初

关师长
张继璜
胡润生
王福民
张老兵
李老兵
刘亚楼
罗荣桓
娃娃兵
熊式辉
副营长
周连长
孙猴子
钱 发
陈林达
苏 进
朱 母

谨以此片

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七十周年

镜号	镜头	内 容	长 度	录 法	音 响	音 乐
		片头 弥漫的硝烟,遍地的炮火。 字幕缓缓升起: 本片是根据历史事实改编的。片中对某些事件进行了加工,有些人物的真实姓名做了更改。 他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位英雄,是我军炮兵部队的主要创建者之一。他的名字叫朱瑞。 炮火中推出片名——朱瑞将军 朱瑞转过身,平静地说:“我是朱瑞,是苏北一位农家医生的儿子。我是在苏联学习回来的,可我不是教条主义者!” 毛泽东吸口香烟,来回走动。(播)周恩来看着毛泽东说:“朱瑞三〇年从苏联回到国内。曾任我党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兼秘书长。此间,他反对李立三要红军‘无条件集中’的主张,提出了‘一面发展,一面集中’的方针,但被否决了。三一年,朱瑞成功地组织了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两万多官兵的宁都暴动,起义部队编为红军第五军团,三二年朱瑞调红五军团做政治委员。朱瑞搞兵运其间,博古批评他不是在做兵运,而是在搞‘匪运’,可是红五军团全体将士的鲜血证明,博古错了。” 毛泽东站住身,说:“这个朱瑞,我听说他在任山东分局书记时,和少奇同志拍了桌子。” 周恩来:“朱瑞性格外向,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,少奇同志说,‘朱瑞是一棵好树’。” 毛泽东:“那好,那就任命这棵好树做我们的副总参谋长。” 朱瑞:“我不做副总长!我到炮校去当教员!” 周恩来:“朱瑞,这是中央的决定。中央决定彭德怀同志任总长,你和刘英同志任副总长。” 朱瑞:“在军内找几个副总长不难,但能摆弄大炮的,我是第一个!” 周恩来:“我谈不了,让主席和你谈。” 毛泽东:“副总长要当,炮兵也要建!你去东北搞炮,苏联有个炮兵元帅,你以后就当中国的炮兵元帅。” 林彪缓缓站起身,说:“中央已经下了你任副总参谋长的命令,但你到东北来,我不能把你当做副总长。” 朱瑞:“要做官,我不到你这里来。”				

林彪未动声色,慢慢地移动着脚步:“你清楚,我面临的是几十万美式装备的人,是一场几十万人与几十万人之间的厮杀……大兵团作战,靠步枪是不行的,我现在最需要的是炮,是炮兵。没有炮兵,我很难打败杜聿明。”

朱瑞:“你会有的。为了早一天结束战争,我尽快搞到大炮,尽快建起一支强大的炮兵部队。”(暗转)

(以上是一组带有预告片味道的镜头组接。在此画面衬底上出现演职员表)。

镜号	镜头	内 容	长 度	录 法	音 响	音 乐
		第一集 羊娃子的呼唤 1 景 黄土塬上 (日 外) 白云压着黄土。一个童声童气的歌子飘浮在忽高忽低的塬上。一群山羊在啃着黄土地上少得可怜的草。 字幕:1945年5月 远远地,在黄土坡上,朱瑞在游动着……他披着一件大衣,脚步显得沉重。(在不同机位不同角度拍摄) 旁白:“一九四五年四月,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。朱瑞以山东代表团团长身份参加大会筹备工作。此间有人提出王明的‘二十八个半’应为‘二十九个半’,加上的这一个就是朱瑞。大会召开前,朱瑞的山东代表团团长身份被林彪取代,大会上朱瑞没有被选为中央委员。” 朱瑞登上高坡。他望着连绵起伏的黄土。 另一土坡上,一个十多岁的孩子赶着羊群,扯着嗓子唱着。 朱瑞走到孩子身边,问道:“你唱的是什么歌子?” 孩子答道:“不知道。”(外反) 朱瑞:“你放了多少羊?” 孩子:“二十八只。” 朱瑞:“你放羊干什么?” 孩子:“挣钱。” 朱瑞:“挣钱干什么?” 孩子:“娶婆娘。” 朱瑞:“娶婆娘干什么?” 孩子:“生娃。” 朱瑞:“生娃干什么?” 孩子:“放羊。” 朱瑞一直笑着问,孩子一直认真地答。孩子答完,朱瑞不笑了。他用大手抚摸着孩子那满是黄土的头,叹了口气。 孩子眨了眨眼,赶着羊群走了。 朱瑞看着孩子的背影。 远处传来几声炮响。 2 景 炮校射击场 (日 外) 炮声继续。这里是陶堡岭射击场。一指挥人员在发布口令:“目标,对面山半腰的卧牛石;炮目距离1500米,各就各位!” 炮手就位。炮弹入膛。 指挥人员挥动旗子:“放!” 炮手紧张地拉了击发器。药筒底没有发火。 指挥人员看着炮手。				

炮手再次击发，仍没发火。

指挥人员紧张了。

炮手不知所措。

此时，恰好邱创成和匡裕民陪同朱瑞走来。

邱创成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朱瑞：“我来。”他几步走到炮位，弯腰脱下皮鞋，朝炮尾击针底部猛力击去。

炮响了，炮弹射出炮口。

烟尘散后，对面山腰那块卧牛石被炸得粉碎。

战士们愣住了。瞬间呼喊起来。

“神了！”

“就一鞋底子！”

那个战士跑到朱瑞面前：“你真行！你是新来的教官吧？”

匡裕民：“这是朱瑞同志，我的老上级。”

那个战士一吐舌头。

邱创成：“朱瑞同志，给战士讲几句吧。”

朱瑞摆了摆手，边走边问：“炮校情况怎么样？”

邱创成：“困难。主要是缺少教员和武器装备。”

匡裕民：“我们的家底都在这儿，大小炮总共不到二十门。”

朱瑞：“斯大林曾经跟我们一位将军说过，没有强大的炮兵不能称之为正规军，充其量只能算是游击队。”

匡裕民：“我听说过。”

朱瑞：“形势发展很快，我们就要进行战略反攻，要夺取大城市，没有炮是不行的。”

一阵马蹄声。

朱瑞转头望去——

一个战士急驰到朱瑞前，翻身下马：“朱瑞同志，周副主席让你去一下。”

朱瑞：“知道了。”

战士：“周副主席还说让你骑这匹马去。”

朱瑞转过身与邱创成、匡裕民握手告辞。（暗转）

3 景 周恩来居住的窑洞（晚 内）

周恩来转身，拿一杯热水递给朱瑞，朱瑞接过。

朱瑞：“我到炮校看了看，回来晚了。”

周恩来：“炮校情况怎么样？”

朱瑞：“困难不少。主要是缺少教员和武器装备……”

周恩来点了点头。

朱瑞：“找我有什么急事？”

周恩来：“说急，拖几天也未尝不可；说不急，我不会让通讯员去找你两次。”

朱瑞坐下。

周恩来：“七大开完，许多同志走上了新的岗位，关于你的工作问题，你有什么想法？”

朱瑞：“我很想知道中央有什么考虑。”

周恩来：“主席和我商量了一下，想让你协助德怀同志工作，做副总长。”

朱瑞：“是否定了？”

周恩来：“定了。找你来，就是要听听你个人意见。”

朱瑞：“关于我工作的事，我考虑了很久，权衡再三，我想去延安炮校当教员。”

“喔？”周恩来感到意外。

朱瑞：“我的情况你最清楚，从苏联回来后，一直浮在上面做领导工作，实际锻炼不够；再一点，我当年在苏联学的就是炮兵，这也是学有所用。”

周恩来看着朱瑞，没有说话。

朱瑞：“炮校校长郭化若同志身体不好，一直住院，我已经和他谈过我的想法……”

“朱瑞同志……”周恩来站起身。（跟摇背）

朱瑞抬起头看着周恩来。

周恩来转过头“我想，你我之间的谈话向来是坦诚的。”

朱瑞：“今天我有虚伪之处吗？周副主席，在你面前，我从来是无话不说的。”

周恩来：“那好，我问你，整风学习中关于‘二十九个半’的说法，你是不是还耿耿于怀？”

朱瑞站起身：“我没有。中央已认定不存在‘二十九个半’的问题，我认为我的问题已经解决。再说，我确实曾被教条主义者所提拔，组织审查我是正常的。这一点，我也在思想上作了检查。”

周恩来：“我再问你，七大你没有进入中央委员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或是情绪？”

朱瑞：“没有。我明白，中央委员的名额毕竟是有限的。”

周恩来：“那你给我说清楚，为什么不出任副总长，而非要去当教员？”

朱瑞：“因为在党内找几个副总长不难，可要找懂炮的，我是第一个。”

周恩来走过去让他坐下，说：“中央已经做出决定，彭德怀任总参谋长，剑英和你任副总参谋长，这是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。”

朱瑞：“我也请中央重新考虑一下这个决定，我们现在需要炮，需要炮兵，不然就无法组织对日军的大反攻，就无法对付全部美式装备的蒋介石。”

周恩来没有说话。

朱瑞：“周副主席，请你相信，我朱瑞为的不是官，不是职务的高低。”

周恩来：“我跟你谈不通，让主席跟你谈好了。”

朱瑞站起身：“周副主席，我认为，一个人的卑鄙之处就是言不由衷。我朱瑞不是这种人！”

周恩来拍了拍朱瑞肩头：“好吧，我把你的想法转告主席。”
(暗转)

4景 毛主席居住的窑洞 (晨 外)

早晨的阳光洒在塬上，洒在窑洞前。这里是一片金色。

毛主席在院子中踱着步子。朱瑞坐在石桌旁看着主席。

毛主席：“听恩来讲，你不愿出任副总长，要去炮校当教员。”

朱瑞：“是的。”

毛主席：“那不是大材小用了吗？”

朱瑞：“主席过讲了。什么大才，山东的工作我就没有做好。”

毛主席：“今天不谈山东问题。……七大上，你那个关于山东问题的报告讲得很好。”

朱瑞：“人要有自知之明。山东的工作……”

毛主席：“又来了，我说过今天不谈山东问题！”

朱瑞：“主席，副总长这个职务我实在难以胜任。还是考虑别人吧。”

毛主席：“这么说，你是非炮兵教员莫属了。”

朱瑞：“当然，工作问题要服从组织安排。我只是希望中央考虑我的专业，我当年学的就是炮兵。”

毛主席：“这我清楚！当年选送你们这批学生时，我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指定的主考官之一。”

朱瑞：“我当时怎么没见到主席？”

毛主席：“主考你的是谭延闿和陈公博；我是在另外一个考场，失之交臂了。庆幸的是我们给自己培养了一个炮兵优秀生。”

朱瑞站起身：“主席同意我去炮校了？”

毛主席：“我可没有这样说。”

朱瑞有些失望，又坐在石凳上。

毛主席踱着步子。朱瑞望着主席。

两个人都沉默着。

良久，毛主席开口了：“朱瑞，当恩来给我转达了你要到炮校的理由之后，我们两人都觉得你是言之有理的；你从大局出发，不计较个人名誉地位，这很好。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考虑，纵观你个人的历史，你斗争经验丰富，有原则性，兼之头脑清楚，应辨力强，……以后和国民党及美国人打交道，也是一个最佳人选。要你当副总长，负责对付国民党和美国人，我和恩来都考虑了很久才决定的。”

朱瑞：“在我身上，主席和周副主席费这么多心思，我很不安。”

毛主席：“不存在安与不安的问题，事情终得解决。”

两人又陷入沉思。

朱瑞：“主席，你的工作忙，我是不是可以先回去了？”

毛主席没有回答。

朱瑞又坐了下来。

门外传来“报告”声。

一个警卫人员：“主席，一位记者要见你。”

毛主席：“啊，我忘了，这是事先约定的。”

朱瑞站起身：“主席，那我先走了。”

毛主席走到朱瑞身边，握住朱瑞的手：“朱瑞啊，苏联有个炮兵元帅，你就做中国的炮兵元帅吧！”

朱瑞：“谢谢主席！”

警卫人员和记者来了。毛主席向记者打着招呼：“记者同志来得正好，给我和朱瑞同志拍张合影吧。”

记者：“就在这里？”

毛主席：“对，要背靠高山，头顶蓝天，面对大地。”

记者拿出相机。（毛与朱出画）

毛主席和朱瑞（入画）缓步前行，两人站定。（镜头推定，成中景定格，化为黑白）。

5 景 黄土塬上（清晨 外）

朝霞照在塬上。土高天低，天地之间一道红云。云彩间，两匹快马疾驰着。

马上坐着朱瑞，后面紧跟着警卫小王。

6 景 窑洞里（晨 外）

邱创成和匡裕民争夺着一支马鞭。

邱创成：“说我去就我去！”

匡裕民：“你那汇报提纲写了一宿，老实在家睡觉！”

邱创成：“还是我去，顺便去买点烟叶子……”

“报告！”一个战士进来。身后跟着朱瑞。

朱瑞：“你们这是唱得那出戏？”

邱创成和匡裕民迎上来，握着朱瑞的手：“我和裕民都要去接你，你倒自己来了。”

朱瑞：“炮校就是我的家，要谁去接。”

匡裕民倒水，送给朱瑞：“还没吃饭吧？”

朱瑞：“路上吃了。”

邱创成：“怎么办？你先休息一下，下午我给你作个全面汇报。”

朱瑞：“休息不必，汇报往后放放。等我喝完水，咱们四处看看。”

7 景 炮校训练场（日 外）

战士们或备马,或操炮,口令声不绝于耳。

朱瑞在邱创成和匡裕民的陪同下,出现在练兵场上。(侧背入画,成小全)

朱瑞:“军事课是怎么安排的?”

邱创成:“军事课分为兵器弹药、观察器材的使用,还有火炮操作……”

匡裕民:“操作课分为直瞄射击操作和间瞄射击操作。”

朱瑞:“教材情况怎么样?”

邱创成:“教材有苏联的、日本的,甚至晋军的,五花八门,能找到什么算什么。”

匡裕民:“在这些教材基础上,我们自己也重新编了一些。”

朱瑞:“具体有那些课本?”

匡裕民:“有《单炮作战法》、《13式山炮射击》、《炮兵教学》……”

朱瑞:“教学装备呢?”说着,他们向前走去……就这样,汇报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开始了。

8 景 炮校练兵场

朱瑞等三人走来……

匡裕民:“就拿炮镜来说,全校只有两台,有一台还是1938年周副主席从武汉买来的。”

邱创成:“教学设备少,只有轮换使用,或者土法上马。你看,这里上马术课,因为马匹不够,这个班只好采取这种土办法。”

四只单杠并排成马的高度。随着班长口令,学员们正在操练。

朱瑞默默地看着。

班长突然发现了邱创成,急步跑上来敬礼:“报告邱政委,一大队三班正在进行马术训练。”

邱创成还礼:“这位是新来的朱校长。”

班长一听,立即敬礼,然后回头喊道:“集合!”

全班战士放下手中鞍具,列队。

邱创成:“稍息!”

朱瑞:“没有真马,用单杠代马训练,大家有意见吗?”

全班战士:“首长说了,今天没马,明天就会有马!”

朱瑞:“说得好!”他走上前和战士们一一握手,只见一个战士右臂迟疑了一下,将左手伸了出来。

班长厉声地:“朱麟!”

朱麟无奈伸出右手。

朱瑞抓住他的手:“有伤吗?”

朱麟:“不是伤,昨天开荒,手上又打起了新泡。”

朱瑞:“好嘛!手上没有泡还能叫炮兵吗?”

全班都笑了。

邱创成：“忘记给你介绍了，他是朱总司令的侄子，叫朱麟。为了进抗大，自己跑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参的军。”

朱瑞：“为什么没进抗大，跑到炮校来了？”

朱麟：“叔叔说，苏联国内战争时期，列宁号召‘布尔什维克上马来’；我们现在处在大反攻前夜，迫切需要炮兵，需要‘模范战士上炮来’。”

朱瑞：“说得好，模范战士上炮来！”

邱创成：“李克农同志把三个儿子都送到炮校来了。”

朱瑞：“也在这个班？”

邱创成：“不，在那边儿，二班。”

一匹战马正在抗拒安放马鞍，它昂头，趑趄。

朱瑞等三人走来。

班长：“报告，这是从日军手中缴获的骑马，前天刚送来，不听话。”

朱瑞笑了：“从骑车到驭马，它也要有个适应过程。”说着，他走过去接过马缰，右手拍了拍马的前额，然后理鬃毛……马解人意，情绪似乎稳定下来。

战士托起马鞍，战马又开始抗拒。班长急忙从朱瑞手中接过缰绳。

朱瑞：“慢慢来，俗话说，驯马有术，硬来是不行的。”

邱创成：“学校本来有个马术教官，调教马很有一套。”

朱瑞：“他人呢？”

邱创成：“这生病了。”他指着脑袋。

朱瑞看着邱创成。

三人向前走着……

邱创成：“自从开始抢救朱足者，炮校营以下干部有百分之九十戴上了‘敌特、国特、暗探’的帽子……”

匡裕民：“到今天为止，还有不少人关押在教导营里。”

朱瑞停住脚步：“为什么还不放出来？”

邱创成：“还没平反，没人敢放。”

朱瑞长长地喘了口气。

匡裕民：“这个问题毛主席讲了话，中央也有决定，可就是迟迟甄别不了。”

邱创成：“没办法！”

朱瑞：“现在就回去。把被关押人的材料都给我送来。”

邱创成：“不转了？”

朱瑞：“还转什么？没有驭马，可从用单杠来代替，没教材，我们可以自己编；但是没有人，就什么事也干不成。”

邱创成没有吭声；匡裕民看了看朱瑞。

朱瑞：“回去！”

9景 朱瑞居住的窑洞 (夜 内)

音乐。煤油灯。(拉)朱瑞翻动着被关押人的材料。(从不同角度拍摄,先俯后仰,镜头数8个。叠化。)

油灯跳动着。

小王端一杯开水送到朱瑞桌前,朱瑞不觉。小王退了出去。突然,一声击案,音乐嘎然而止。小王转过身——

朱瑞站起身:“去,你立即去教导营,把关押的杨大中给我带来。”

“是!”小王刚转身,又被朱瑞叫住了。

朱瑞:“你骑我的马去,三十分钟我要见人!”

10景 黄土路上 (夜 外)

小王打马疾驰……

11景 朱瑞居住的窑洞 (夜 内)

朱瑞在屋地上来回走动……不时地,他又拿起堆在桌上的材料看着。

他放下材料,走出窑洞……

12景 窑洞外 (夜 外)

夜色下,通向远处的黄土路。

朱瑞站在窑门口向远处看着……(推)他眼中的焦急和恼怒。

13景 黄土路上 (夜 外)

四匹快马奔来。

马上是杨大中和小王;后面是两个全副武装的战士。

奔跑的马蹄……(摇)他们远去的身影……

14景 朱瑞居住的窑洞 (夜 内)

朱瑞仍在屋内走动……门外传来马蹄声。朱瑞转过身

窑门开了,杨大中站在门口,身后是警卫战士。

朱瑞看着杨大中。

杨大中头发长长,脸色清瘦,他看到朱瑞,眼中不觉流下泪水。

朱瑞走上前来,握住杨大中的手:“大中……”

杨大中,一个虎愣愣的汉子,此时嘴唇颤抖,突然扭过头去,推开朱瑞,呜呜地哭了起来。

朱瑞拉过杨大中,让他坐下,然后对站在门口的小王和那两个战士说:“你们出去吧。”

小王：“首长，你的安全……”

朱瑞走到警卫跟前，小声地说：“他过去是我的警卫，你们去休息吧。”

小王：“过去和现在不一样，他现在被看押……我们有责任……”

杨大中听着门口的对话，低下了头。

朱瑞：“好吧，那你们都坐下，我给你们讲讲杨大中的故事。”大家坐下。

杨大中抬起头看着朱瑞。

朱瑞：“你们眼前这个杨大中是河北沧州人，家里贫穷，十五岁上和他二哥一起跑到冯玉祥的老西北军当兵。后来董振堂率领 26 军起义，编为工农红军第 5 军团，我任 5 军团政委，杨大中象你一样，给我当警卫员。”他指着小王。

小王他们认真地听着。

朱瑞：“我离开 5 军团时，就把他交给了董振堂军团长，没想到，河西一仗，董振堂同志壮烈牺牲，他这个警卫员被开除了党籍。”

小王：“警卫上出了事？”他们不约而同看着杨大中。

杨大中低下头。

朱瑞的声音：“警卫没有责任。在战场关键时刻大中不在河西，他事先奉军团长之命到延安送信去了。”

三个小战士松了口气。

朱瑞：“后来，大中到总部给左权同志作警卫，重新入了党；左参谋长牺牲时他又不在场……”

小王着急地站起身：“你又到哪去了？”

杨大中没有吭声。

朱瑞的声音：“当时，突围的冲锋号吹响之后，左参谋长命令他带一个班向敌人左后穿插；他不能不执行命令。”

小王：“有没有证明人？”

朱瑞：“左权身边的同志还活着，他们已经作了证明。”

小王：“那为啥？……”

朱瑞看着杨大中。

杨大中又低下了头。

朱瑞：“大中，关于你是 CC 特务的事，是你主动交待的吗？”

杨大中：“我疯了，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！”

朱瑞：“说说看，为什么？”他走到杨大中身边。

杨大中：“让我说真的，还是说假的？”

朱瑞：“说真的。”

杨大中：“说真话，我就不是特务，说假话我就是特务。”

朱瑞：“为什么要说假话？”

杨大中：“我是前年经×××介绍进炮校学习的。你知道，我这一辈子，就想当个炮兵。过了不久，开始了‘抢救运动’，有一天，在学校操场上，一个年轻同志走上台，说 he 自己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特务，还说他在一张摆着死人脑瓜骨的案子前宣过誓；我正听得入神，台上又跑上一个人，他说他也是特务。这个人以前在西北和我同事，他指着我说，我二哥和他一样也是 CC 特务，我想这下完了，我是跟二哥一起入党的……”

杨大中说着，朱瑞一直看着他。（镜头跟摇）

杨大中：“我说我入的是共产党，他说我入的是 CC 特务。”

小王：“你有过哪些特务活动？”

杨大中：“我没有特务活动！他们说我不老实，加上两位首长牺牲，我都是警卫，就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”

朱瑞：“那你为什么又承认是特务？”

杨大中：“因为我说不清，他们又要开除我党籍。我想，只要能保住党籍，只要还让我革命，他们说啥就是啥吧。”

朱瑞：“你交待的材料我都看了，前后矛盾，破绽百出，我明确地告诉你，我不相信你的交待。”

杨大中：“我也不信。我昨天说的，今天又忘了，他们愿意听啥，我就给他们编啥呗。我得有个好态度。”

朱瑞：“大中啊，你这算什么好态度？要说真话，说真话才是好态度嘛！”

杨大中急了：“朱政委，你不懂，说真话不行！”

朱瑞：“好了，今天我就要你说真话！你不但要为你自己负责，也要为你牺牲的哥哥负责！”

杨大中一听到哥哥，泪水扑簌簌落了下来，他哽咽地：“我真想象哥哥那样，死在战场上。我早就想好了，让我出去，我就上前线，跟敌人拼死，让他们看看我的血是黑的还是红的……”

朱瑞扭过头去，他仰起头长长地喘了口气。突然，他转过身，严厉地：“杨大中！”

杨大中喇地站起来。

朱瑞：“我命令你，要说真话，不准再说一句假话！”

杨大中：“朱政委，你不要管我的事了，有几个同志为了我，都被关起来了。”

朱瑞：“我不怕。”

杨大中：“这可是政治立场问题呀！”

15 景 一个宽大的窑洞里（夜 内）

朱瑞看着大家：“深更半夜，把大家招来，是召开我上任的第一次党委会……”

委员们坐在木凳上……他们有邱创成、匡裕民、宋承志、黄登保等十余人。

朱瑞的声音：“这次党委会的议题，我已事先跟同志们打了招呼，我相信同志都做了充分的准备。”

大家不由自主地看着手中的材料。

朱瑞：“同志们手里的材料，我相信同志们也都多次看过了……我把我看过的材料都钉在了墙上，我为的是看得清楚，能透过这些纸，看到他们那一张张脸，那一双双眼睛。”

大家抬头看着。

朱瑞转身看着钉在墙上的材料，声音低沉地说：“看了这些材料，同志们的心情可能都不好受，与其大家心里憋屈，不如把心事解决了，这就是我把同志们从被窝里拉出来的原因。”

委员们听着朱瑞讲话，有的挺直了腰，有的急忙翻动手中材料，有的在本子上记录着什么。

朱瑞的声音：“对这次党委会的议题，大家都应有个态度，意见不一致没有关系，但没有态度就不好了。”

朱瑞：“教导营里关押着人，有的关了一年，有的关了二三年，这些人过去是我们的同志，今后还是不是我们的同志呢？这墙上的材料、同志们手中的材料实际上已经回答我们了。现在的问题是，我们在座的同志能不能放下思想包袱，勇敢地站出来，去解脱被关押的同志们。”

委员们不同的心情。（切换，约5个镜头）

朱瑞坐了下来：“我的态度非常明确，这些材料没有足够的证据关押我们的同志。”

委员甲：“朱瑞同志，在感情上我与你是一样的，但对具体的人，我们还要一个一个地甄别。”

黄登保：“已经甄别一两年了，到哪儿算是一站？我看现在该下决心了！”

委员丙：“这可都是政治问题！”

黄登保：“就是因为是政治问题才应该尽早解决。”

邱创成：“实际上，对这些人的甄别工作我们早就着手进行了，也已经解脱了不少同志，但因为人手少，任务重，的确还委屈着一些同志……”

宋承志：“那些被放出来的，心情也都很压抑，工作上也缺少积极性，这些事儿，大家心里都明白。”

委员们一时都沉默起来。

朱瑞看着委员们。

委员们有的低着头，有的翻动着手中的材料。

朱瑞喘了口气，看了看邱创成。

邱创成也喘了口气。

朱瑞又看了看匡裕民。

匡裕民正在本子上写着什么。

朱瑞站起身，走到墙前，看着满墙的材料。

委员们抬起头看着朱瑞。

朱瑞背对着委员们，开口了：“我是党委书记，是炮校校长，要出了问题，我承担全部责任；但是，我不是家长，我不能搞一言堂，我希望同志们都有自己的看法。现在，我重述我个人意见，释放被关押的同志，让他们立即投入工作，在工作中逐一甄别，做出结论。”

委员们互相看着。

朱瑞：“邱创成，谈谈你的意见。”

邱创成：“我同意朱瑞同志意见。”

朱瑞：“匡裕民……”

匡裕民干脆地：“我同意！”

朱瑞：“宋承志……”

宋承志：“我同意！”

朱瑞：“黄登保……”

黄登保：“我同意！”（叠化）

16 景 教导营驻地（晨 外）

黄土垒成的高墙。一排人，蓬头垢面，或坐或站，靠着墙根晒太阳。他们有的仰脸望天，有的看着警卫。

天上的太阳由红变白。

一个警卫战士跑过来：“快，都站起来。”

在宋承志的带领下，朱瑞和邱创成、匡裕民走来。（不同角度跟移，造成一种氛围）

众人无声地站起，下意识地列队。

朱瑞等人走向这些同志。

宋承志：“新到任的朱瑞校长来看望大家。”

朱瑞：“各位受委屈了！先认识一下吧。”

（外反）宋承志从第一个人开始介绍：“这位是张志毅，整风前是炮校训练部长。”

朱瑞同张志毅握手。

张志毅：“朱瑞同志，我们见过面。”

朱瑞：“在那？”

张志毅：“在瓦窑堡。”

朱瑞：“对，对，我昨天看过你的材料。当蒋介石严令东北军进攻瓦窑堡时，为使东北军在蒋介石面前有个交待，中央决定撤出瓦窑堡，让东北军去占领；此后不久你就到红军来了。”

张志毅：“你知道我离开东北军的原因吗？”

朱瑞摇头。

张志毅：“在山海关，你们撤离前，用松枝扎了一个大牌坊，两边挂着你写的一副对联。”